

有哪些平平淡淡却虐到骨子里的虐文？

001 有一种貌合神离

陈洛初这次回去，正好撞上了喝醉的姜钰。

他闭目躺在床上，床边还坐着一个女人，长得挺好看，在细心的替他擦脸。

女人看到她，脸上流露出几分尴尬，声音也有点拘束，小声的说：“陈小姐。”

陈洛初看着她年轻的脸，浅笑问：“昨天他在好友群里说想结婚了，指的是跟你吧？”

女人慌忙摇头：“不是不是，你是他女朋友，他说的当然是你，我没有这个本事的。”

陈洛初不知道女人是不是装傻。

一年前，她跟姜钰求过婚的，三次，他全部拒绝，最后他说自己是不婚主义者，叫她别再费心思。

陈洛初不信邪，还用跳楼逼过婚，结果姜钰根本就懒得搭理她，闹得挺难看的。

这事当时还是个笑话。

陈洛初也不管女人是不是真心不知道这一茬，客观的说：“能让他收心的，你是第一个。”

女人不安道：“陈小姐，我不会跟你抢。”

陈洛初没说话。

她跟姜钰上次见面，是四个月前的家族聚餐，两人人前说笑，私下一句话都没有。

上上次，则是一年前她跳楼。那天他在她病房里待了五分钟就要走，她哭得歇斯底里，姜钰假模假样的哄了她两句，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从那以后，姜钰开始断了跟她的联系。跳楼太极端，一般人都不会想跟一个疯子有牵扯。

如果不是因为家里长辈关系好，两个人估计已经没有往来。

今天姜钰喝醉也挺好，她能拿完东西就走。

—

陈洛初对这栋别墅已经不熟悉了，所以她不知道自己的车钥匙放在哪。

跟姜钰在一起那两年，一想就能想起来的记忆，好像只有做-爱，其他都开始模糊了。

陈洛初打算去书房找找，路过卧室时，看见姜钰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正紧紧的抱着那个女人亲密的喊媳妇儿。

女人整张脸都是红的，样子很羞。

她不想打扰他们，但她今天有正事，所以朝姜钰开了口：“我的车钥匙放哪了？”

男人闻声睁开眼。

姜钰看见她的同时，抱着女人的手松开了，原地站了两秒，揉着太阳穴进了书房，很快拿出一盒的车钥匙。

陈洛初想，可真富。

“能开车了？”他客套了一句。

这句话让陈洛初沉默了几秒，跳楼确实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后遗症：“能了，最近找了个销售的工作，得经常外出，不开车不方便。”

“哦。”挺冷冰冰。

没话了。

陈洛初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车钥匙，“那我就先走了。”

姜钰揉了揉眉心，“剩下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搬走？有人要住进来，那些留这儿不太方便。”

陈洛初朝身后满脸不安的女人看了一眼，了悟。

姜钰坦诚道：“她总觉得在我身边她是没有名分的，我想给她安全感，让她时时刻刻跟着我就是最好的诚意。”

陈洛初点点头，“那等周末，周末我就把东西搬走。”

姜钰没了耐心，不太满意这个答案，“今明两天不能？”

女人赶忙上来劝道：“阿亦，我不急的，你别催太紧。陈小姐平常也要忙的。”

姜钰脸色因为女人好看了不少，看了眼陈洛初，听了女人的话，不为难她了：“周末吧。”

陈洛初想了想，做了决定：“就今天吧，省得再跑一趟了。”

—

陈洛初把最后一袋东西搬上车的时候，气喘吁吁。

发动车子时，看见姜钰把目送她离开的女人抱起来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说：“看她做什么？你男人在，看我。”

如胶似漆的。

陈洛初收回视线，认真开车。

路过红灯，她停下，顺势拿起手机看了看。

这一看，就发现消息炸了。群里都在艾特她，要她发红包，准备喜糖，还喊她嫂子。

姜钰的一句“想结婚”，所有人都直接默认是她。毕竟占着姜钰女朋友这个身份的，独她一个。何况论背景，两个人门当户对。

陈洛初想了想，发了句：不是我。

但消息很快被刷屏，没有人在意她发了什么。依旧都在祝福和揶揄她。

直到姜钰拉了个人进群，群里炸了。

这个群等同于他们圈子，他把陌生人带进了他们圈子，还他妈是个女人。

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个女人的身份。

姜钰发话了：这是温湑，你们嫂子。

没人发消息，人都愣了。

只有陈洛初，早知道答案。

本来都挺好，可不知道是谁脑抽问了一句：不对啊，这是嫂子，那洛初姐算啥？

陈洛初这下不得不出面，手正在键盘上敲着字，姜钰却先她一步发了句话。

【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喊她嫂子了？】

陈洛初默默的把打好的字删了。

是的。他没有。

从来都是他们乱喊。

002 过往烂的细碎

姜钰的话，是实话，却挺让陈洛初尴尬的。

她只好自己替自己打圆场：嗯，早不在一起了。不过没有告诉家里长辈，麻烦各位帮暂时忙瞒着。

发完这条信息，又接连发了几个大红包，总算把话题给揭了过去。

温湉这才出来跟大家打招呼，言辞之中透着点羞怯。

姜钰的姑娘，没有谁敢怠慢，大家都挺热情，都在说玩笑话，帮她放松。

温湉到底还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小姑娘，很快跟大家打成一片。

陈洛初看这会儿没人注意力在自己身上，退了出去，没再看群消息一眼。

—

等到了家，稍微理了理东西，陈洛初就去洗了澡。

从洗手间里出来时，陈英芝已经在她房间里坐着了，说：“你于阿姨让我喊你过去吃晚饭。”

陈洛初说好，折回衣帽间找了条裙子。

陈英芝看着她的背影，突然问道：“你跟阿钰在一起三年了，还没打算定下来？”

“他不会娶我的。”她顿了两秒，拉上裙子拉链。

陈英芝以为她还记着姜钰说的不婚主义这事，好声劝道：“你也别妄自菲薄，都闹成那样了，你俩还能在一起，说明他心里有你，早晚会跟你妥协的，你得自己把握机会。”

机会也得有人给。

陈洛初抬了下嘴角，没说话，只默默的打开房间门，然后就听见楼底下有交谈的声音，她往下扫一眼，看到了姜钰，他在跟她的姑夫谈最近的股市。

他正讲着话，一偏头就看到她了。姜钰盯着她看了两秒，弯了下嘴角：“媳妇儿。”

陈洛初：“嗯。”

“我一回家，我妈说你要来，我就过来接你了。”他不像刚刚还在聊正事的精英男，更像舔狗在求表扬。

大概只有陈洛初知道，他在背后有多疏离。求婚失败那次，她听说过他跟朋友说，陈洛初我都睡烂了，我现在看见她都腻，怎么可能跟她结婚。

陈洛初收回思绪，说：“走吧。”

陈英芝皱眉说：“你话也太少了。”

姜钰就在边上煽风点火：“是啊，姑姑，她现在总不搭理我，都四个月没回过家了，平常也没有一个电话，害我总多想。”

她不确定他是不是开始未雨绸缪，装深情人设，到时候好把分手的锅全部甩到她身上。

陈洛初敛眉，一副温和样子，却没有开口辩驳。

男人看看她，顿一下，牵住她的手，拿过她的包，又补充一句：“不过没事，都是我媳妇儿了，想走也走不掉，去哪我都得一起。”

—

陈洛初到门口，就抽出了被姜钰握着的手。

他也没在意，只说正事：“今天我妈估计得逼婚，我拒绝她会生气，得你看着办。”

这是要她唱这个黑脸。

陈洛初觉得谈事就得把条件摆出来，光明磊落的谈：“以后在长辈这边，谈个价钱，我才给你办事。拿钱办事，你女朋友也不会多想。”

她缺钱，总问姑姑拿钱，很多时候开不了口。拿了钱，以后要她背锅，她也就背了。

“行啊。”姜钰在没人的时候，一如既往的疏离，“以后每个月我都把钱打你卡上。”

于母今天找她过来，果然是为了打探结婚的消息，聊了几句朋友的孙子，就把话题转移到了他俩身上，“所以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？”

陈洛初没说话，姜钰说，“尽早结。”

于母扫了他一眼：“以前不是说这辈子都不想结婚了？”

“想结了，想要个女儿。”

于母冷哼了一声：“洛初这身段一看就是生儿子的，你想要女儿，大概得失望了。”

姜钰又弯起眼角，“我媳妇儿生啥我都宝贝得不行。”

他伸手去捏陈洛初的脸，又摸摸她的头顶，也不顾餐桌上还有于父于母，堂而皇之的亲昵靠在她的颈窝：“今年农历四月多有个日子很好，咱们要不然把证领了吧。”

“这么大了还黏人，也不害臊。”于母说归说，眼底却欣慰。

一年前，谁都以为他们走不下去了，没想到他们反而越来越好了。陈洛初跟姜钰大学就好了，还是她看着长大的，为人也没有什么棱角，关键儿子喜欢，她很满意。

“我黏的是我老婆，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了。”姜钰回完于母话，开始哄陈洛初：“媳妇儿，领完证，我房子车子都写你名字，也不会再看其他女人一眼。以后你叫我往东，我就往东，我会很乖。”

他温热的鼻息打在她脸上，有点痒，却让她更加清醒。

陈洛初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于母皱了皱眉，气氛冷了下去。姜钰扫了她两眼，从她肩窝里移开，笔直的坐着看她，还挺坚持：“你再想想，跟我结婚很多好处的。”

她勉强保持着一个还算得体的表情，当背锅当恶人，就得当到底：“我还没有准备好。”

气氛依旧僵持了好一阵，姜钰压低声音，妥协说：“听媳妇儿的，不逼你，不想结我们就晚点。”

于母心里不太满意，但一年前自家儿子混账，没准备好也正常，她叹口气：“我也就是问问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情，还得你们年轻人自己做决定。吃饭吧，尝尝阿姨的手艺。”

陈洛初有点食不知味。

没吃多少，就找了借口要走人。姜钰就从餐桌上站了起来，“媳妇儿，我送你。”

陈洛初下意识想说不用，但立刻反应过来长辈在，把话咽了下去。跟着姜钰走到门口，看见他开过来另外一台车，不是来时候的那辆。

这辆眼熟的车，让她想起不太好的记忆。

陈洛初跟姜钰，曾经在这辆车里面干过无数次坏事，车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或许都无一幸免。

没想到这辆车还在，大概是他真的早忘了那些荒谬的日子了。

但陈洛初有些排斥。

姜钰在一起的时候嘴上很会哄人，不管喜不喜欢都能哄，在一起时候的占有欲也很强。说的最多一句话是，媳妇儿你要记住，你只有我能干。

“不需要我送吧？”他问。

陈洛初太了解姜钰了，他要真想送人，一般直接叫人上车，以问句开口，就是在保持绅士风度的同时，警告人得识趣。

她举了举手机，拒绝：“叫好车了。”

姜钰就关上车窗，陈洛初听见他朝手机那头说：“哥几个晚上聚聚，见见我媳妇儿。”

他的真媳妇，温湑。

003 他的认真是别人的

姜钰带着温湑出现在几个兄弟眼前的时候，所有人就知道姜钰这回认真了。

小姑娘算好看，但没法跟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比。也就姜钰真心喜欢，才会放低之前找女朋友的标准。

顾越一行人又高看了温湑一眼，真诚：“嫂子。”

“你们好。”温湑紧紧的握着身边男人的手，有些胆怯。

姜钰小心翼翼的捏着她的手心，朝他们道：“你们要是吓到她，就给我滚蛋。”

顾越笑着说：“哪有这么护短的。”

姜钰爱喝酒，一上来就点了不少洋酒。但没喝几口，温湑的眼睛就红了。

姜钰注意力一大半在她身上，几乎立刻就发现了，转头问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温湑迟疑片刻，还是低着头说：“我不喜欢看你喝酒。”

他就不喝了，开始给自己倒饮料。

旁边的顾越直摇头：“钰哥，你这已经是妻管严的节奏了。”

姜钰眼神凉凉落到他身上，意思是：有问题？

“我哪敢。”顾越摇摇头，想起姜钰跟陈洛初那会儿，两个人几次因为喝酒的事情吵的不可开交，后来陈洛初跟他闹冷战，他也依旧我行我素，没想过要改。谁又能想到他会有这么听话的一天呢？

想到陈洛初，顾越的心在瞬间就燥热了，很早之前有一回看到姜钰把她摁在落地窗前，嫩白的皮肤晃眼，他就生出了一些不该的念头。

只不过那时候不行，至于现在……

喝了点酒，有些平常有顾虑的话，也就敢说出口了，顾越说：

“钰哥，我想追洛初姐。”

“哦。”姜钰忙着给温湑倒饮料，头也没抬。

“可以吗？”

姜钰有些理解不了他的问题：“你追谁来问我做什么？”

“温湑……”

姜钰不干了，踹他一脚，语气也冷下去：“你做梦呢？”

看看这差距。

顾越顿一顿，无奈道：“我当然不是说要追嫂子，我想说嫂子的筷子掉了。”

姜钰立刻叫来服务员换一双。

温湉心里暖洋洋的，她从来不知道，原来他真的是认真的。她自己知道自己很普通，一直以为他就是跟自己玩玩，突然得知自己有名分，已经是惊喜，还这么尊重他，让她有点受宠若惊。

顾越的心情也很好，他跟陈洛初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一步，他想喝酒，就给姜钰加满了：“哥，再走一个吧。”

姜钰回头拿眼神询问温湉。后者也不想给他的朋友留下一个小气的印象，点了点头。

结果姜钰跟顾越喝了不少，都有些上头。

温湉不会开车，已经打开app开始找代驾。

顾越喝醉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拿起电话打给了陈洛初，闹着要她过来接。

那头陈洛初也没有多想，一个圈子里的，帮帮忙不算事，她也正好有空。

直到来到包厢，看见倒在温湑怀里的姜钰，她才顿了顿，而后朝温湑客气的笑了一下，她走过去拉顾越，但他太醉了，她喊了他两声都没醒。

姜钰倒是被她喊得睁开了眼睛，看见她就推开了温湑，愣是要往她面前凑。她一躲他还不高兴，用力把她从顾越身边拉开，然后双手环上她的腰，弯腰下来头贴在她的胸上，又微微抬头鼻尖蹭她下巴，活像小狗在讨好人，只是语气几分不耐烦：

“不许跟他拉手。”

陈洛初平静的说：“你喝醉了。”

“我没。”

温湑这时候走上来拉人，被他甩开了，他反而越抱越紧，轻轻的说：“老婆。”

“老婆。”见她不同意，他声音高了个度。

他醉醺醺的说：“你再不应我，我要生气了。”

陈洛初没理，朝温湑招手：“喊你呢。”

后者脸色很难看，有点惨白，开口说：“姜钰，我在这儿。”

另外两个没怎么醉的朋友过来把姜钰从陈洛初身上拉开了，温湑扶住姜钰，后者也没劲儿了，睡了过去。

陈洛初则是去拉了顾越，注意到温湑打量的视线，开了口：

“温小姐，别多想，他喝醉了就这样，逮到谁就抱谁，在场都

被他喊过老婆的。”

“这样么。”温湉主动在姜钰侧脸亲了亲，说：“好了，我们回家。”

陈洛初看见了，没说话。

她知道温湉这是亲给自己看的，在宣示姜钰的所有权。



004 一个女人的青春

不仅仅是陈洛初知道温湉那一亲是什么意思，周围的人也知道。

这股形容不出来的火药味让大伙悻悻然。

陈洛初当年喜欢姜钰喜欢得要死，大家是看在眼里的。

到底跟她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不忍心看她难过，半数都打圆场说：“洛初姐，要不你先送顾越回去呗。”

“行。”陈洛初点头，“那你们先玩。”

“改天再约你一起聚一聚。”他们打趣道，“洛初姐还是这么美。”

“可以。”陈洛初笑着带着顾越走了。

陈洛初显然和姜钰圈子里的人很熟。

温湉抿着唇，长得好看的女生确实在男人堆里面很受欢迎，反观他们看她时，眼底并没有任何惊艳。这种对比让她心里有些不舒服。

以及，姜钰刚刚喊陈洛初老婆，哪怕他喝醉了，她还是觉得心里头扎了一根刺。

但转念一想，好看也不是万能的，姜钰还不是照样不要她。

.

陈洛初送完人，就接到了陈英芝的电话，说明天富太太圈的聚会，希望她能跟姜钰一起来。

陈洛初那年被拒婚的笑话，陈英芝到现在还耿耿于怀，就等着哪一天能扬眉吐气。

今天白天听见姜钰叫陈洛初是一声又一声黏黏糊糊的老婆，那股子缠绵劲儿，她就知道好时机来了。

陈洛初应是应了，但她没把握自己能说动姜钰。

不过试总是得试一试。

第二天上午，她特地抽了一个他酒醒的时间给他打电话。

即便她选了一个合适的时间，那边依旧不是他本人接的电话，娇柔的女声在那头响起：“他洗漱去了。”

陈洛初顿一顿，说明意图。

温湫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陈小姐，不太巧，我们今天打算去滑雪。”

讨好长辈，本就是双方约定好的事。陈洛初问：“要不问问他？”

温湫的语气虽然还是柔，却依稀分辨得出来她不太高兴：“姜钰说这种事情我决定就好。”

陈洛初就没再问了。

下午的聚会她只身一人前往，陈英芝看到只有她一个人，脸色不太好看。

“姑姑。”

陈洛初难得穿了一身奢侈品，脖子上的首饰更是限量款，她递一份礼物给陈英芝，赔笑说：“姜钰忙着处理跟姑夫合作的那个项目，今天没法来，托我跟您赔礼道歉。”

陈英芝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不少。

这也算是给她长脸了，一来处理的是和陈家的项目，二来动辄上百万的礼物，都看得出对陈家的重视。

富太太们看不惯她炫耀的嘴脸，却也不得不夸陈洛初是个有福气的。

陈英芝笑容中带点遗憾，“洛初爸妈走得早，阿钰体贴也算是弥补她小时候吃的苦了。阿钰这孩子，洛初说一他就不敢说二，以前他对女人哪里是这样的？我都想跟洛初取取经怎么管男人的。”

这不过是在炫耀罢了，有人不屑的撇撇嘴。

陈洛初面不改色的弯着嘴角，“阿姨们先吃饭吧。”

她性格好，不得罪人，对谁都客气有礼，模样好办事也有分寸。富太太们对她倒是挺喜欢的。

只不过让她们的儿子娶陈洛初，她们又不乐意了。陈洛初没父母，陈家也在走下坡路，而且严格算起来她算个外人，以后公司半点都分不到她手里，出生到底是差了点。

尤其跟姜钰当年闹得那一段，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捡别人剩下的。

陈洛初自己也是清楚这点的，所以在姜钰甩了她以后，她很少跟这个圈子里的人暧昧。不然到时候被棒打鸳鸯，还要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怪尴尬的。

聚餐进行到一半，陈洛初抽时间去买了单。

她照顾人面面俱到，聚会到散场，大家都还挺开心的。

陈英芝心情也好，非要拉着陈洛初逛逛街，一边又是叮嘱，“姜钰那边，你多上点心，他那么黏你，你努点力就能把他管

的死死的，到时候在于家你的地位就高了。地位一高，人家谁不得羡慕你。”

陈洛初也只是在外面撑陈英芝的场，却没想在她面前也装。可姜钰在长辈面前伪装到位，陈英芝也不信他们不好，她索性没开口。

不过今天着实巧合。

她们刚进一家女鞋店，就撞到了姜钰跟温湉。

男人单膝跪在地上，握住女人一只雪白纤细脚腕，小心翼翼恍若珍宝，在给女人试新鞋。女人脚上有一块淤青，不知道是不是滑雪不小心伤到了。

他凑到她耳边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，温湉脸蛋通红。

温湉胆子也大，红着脸，却弯腰下来亲他的脸，又纯又欲。

陈洛初站着没动，陈英芝却变了脸。她几乎是立刻走上前，狠狠给了温湉一巴掌。

她这动作飞快，谁都没来得及反应。

姜钰反应过来后连忙把温湉挡在身后，看着陈英芝的脸色有点冷，原本他还算尊重她，这会儿愣是懒得搭理闲杂人，只转头去检查温湉的脸。

“疼不疼？”

温湉眼底含泪，却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没事。”

“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”姜钰看着她通红的脸，不太放心道。

“没关系的。”她勉强的笑了笑，“真没那么疼。”

陈英芝简直是火冒三丈，气得气息不稳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，
“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家洛初？”

姜钰原本是打算一直演戏，可既然被撞上了，他也就光明正大的承认了。他的语气疏离，还带着几分火气：“我怎么就对不起她了？”

陈英芝双眼通红：“她的青春，都荒废在你身上了！谁不知道你把她玩烂了，还有什么好男人要她？”

005 你我终将刀刃相见

“玩烂了”三个字，霎时间砸的陈洛初有点头晕。

陈英芝都这么说，其他人想的只会比这还要不堪。

她想开口劝一劝，却喉咙干涩，发不出声音。脑子里却不断浮现她跟姜钰有次车上乱来被拍，他的朋友背后说她浪：陈小姐够骚啊。

以前没放在心上的事情，突然间就变得如鲠在喉。

“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过你身边这个小贱人的！”陈英芝恨恨道。

这句话，简直像是触到了姜钰的死穴。

他眼神在片刻之内变得阴冷。

陈洛初怕出事，往前走了一步，一面小心翼翼的抓住陈英芝的手安抚她，一面抬头看着姜钰，说：“我会处理好。”

她很快又低下头，语气不轻不重的，“但是你要是动我的家人，我会反抗。我对付不了你，起码不会让她好过，咱们在一起两年，我对付你那些莺莺燕燕，你见识过的，对么？”

姜钰眯了眯眼睛，意味不明：“你威胁我？”

陈洛初说：“这怎么是威胁？”

周围看热闹的人多了，温湑有些怕，上来拉拉姜钰，恳求道：“我们先走吧。”

姜钰没想就这么算了，但拗不过温湑，到底是黑着脸任由她把他给拉走了。

陈洛初也把陈英芝给拖出了店门，后者一路上都很安静，一直到车上，她才突然开口：“你一直都知道？”

“嗯。”陈洛初应着。

“他什么时候……”

陈洛初如实道：“一直就没有和好过。”

陈英芝动动嘴角，想说点什么，却说不出话。

“我跳楼出院后，去找他，每次他不见我。”陈洛初说，“我想明白他什么意思了，就没有再去找过他了。”

陈英芝的眼睛红了：“天杀的怎么能这么糟蹋人？你当时怀孕了逼婚有什么错，他的种难道他不该负责？”

因为陈英芝的话，车里安静了好一会儿。

“他不喜欢孩子。”陈洛初拍了拍她的肩膀，道：“姑姑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早没事了。”

陈英芝又想起那百万的礼物，道：“聚会你说他送的赔罪礼哪来的？”

“我自己买的。”

陈英芝眼里有淡淡的绝望，陈洛初跟姜钰不成，于家不再帮陈家，那本来就岌岌可危的陈家不知道能撑到哪一天。

她心疼陈洛初，却更加在意陈氏的未来。陈英芝拽住她的手腕，“洛初，你比你好看那么多，怎么能让那个女人骑到你头上作威作福？”

陈洛初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，收起情绪，垂眸淡淡的说：“姑姑，她很年轻，有活力，笑得又好看。一万个我，都没有一个她那么有青春朝气，长相模样和这个年纪特有的生气是比不了的。”

陈英芝没反驳，却没打算让这件事情过去。

她两天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姜家。

陈洛初接到姜母电话赶到姜家的时候，跨进大门，就看见姜钰在地上跪着，白色衬衣上泛出淡淡血迹，姜父手上拿着不知道从哪儿荆条，正一下下往他背上抽。

姜母眼睛都哭红了，但是也没有阻止。

“你怎么干得出来背着洛初在外面养人的事情？”姜国山早年当过兵，就是个暴躁性子，“我从小怎么教你的！你就是这么对待爱人的，这他妈叫一心一意？”

姜钰痛得闷哼了一声，语气淡然：“我跟她早就分手了。”

“你这不叫分手，你这叫辜负人家！”姜国山阴沉道。

“我们没有感情了，分手很正常。爸，现在已经不是你当初那个年代了，没那么多从一而终。”姜钰没什么表情的说，“你再怎么打，我也只有这句话，我得对涸涸负责。”

006 曾经

姜国山连连冷笑，一扬手荆条直接甩到姜钰脸上，俊美的眉眼下方瞬间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血印。

姜母到底是心疼儿子，上前拦住了姜国山，说：“儿子，你爸没说错，你要了一个姑娘，让一个姑娘名声坏了，你就是得负

贵的。听妈的话，把外面的断了，洛初绝对要比你外面那个好一百倍。”

姜钰道：“妈，你去跟浩浩相处相处，你会喜欢她的。”

“你怎么就不听呢？”姜母忍不住皱起眉，“妈不会接受你外面的女人的。”

他就笑了笑：“你为什么非要偏心陈洛初？”

“她很可怜，妈心疼她。”

“她爸妈死了，妹妹不见了，她姑父不待见她，是我们家造成的么？”

姜国山喝道：“你再敢说一句这种话试试？叫洛初听到得多心寒——”

他微微偏头，看见挺直了背站在门口的姑娘，脸色猛得一变。

陈洛初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，弯弯嘴角：“叔叔阿姨好。”

姜国山跟姜母，谁都说不出一句话。

陈洛初的视线移到了跪在地上的男人身上，他没有回头，双手紧紧握拳，显然这会儿也在气头上，保持着背对她这个动作一动不动。

“我跟姜钰，我们是真的已经分手了，和平分手的，分手还是我先开口说的。叔叔要教育人，那我估计也该被教育。”她始

终很礼貌，又对姜母道，“阿姨，你可以去看看那女孩，真的是很好看的一个姑娘。”

姜母不知道为什么听见她这么说，鼻子突然就酸了：“是不是阿钰逼你这么说的？前几天来吃饭你们不是都还好好的么。”

陈洛初摇摇头，“对不起阿姨，我不该瞒着您。”

“傻孩子。”姜母轻声说，“你就是太好说话了，所以外面那个才敢跟你争。”

因为陈洛初的到来，姜国山没再对姜钰动手。

后者听着姜母这句话，从地上起来，面无表情的上了楼。

姜国山冷哼了一声，把荆条丢在地上，面对陈洛初和蔼了许多，“阿絮，你放心，外头那个叔叔会给你处理了，我们姜家就认你一个媳妇。”

姜母同样也不认可温湑，可她态度没那么坚决。眼下她最记挂的，还是姜钰身上的伤口，趁姜国山没注意，偷偷叫陈洛初上去给他上个药。

“好。”陈洛初笑着说。

姜母叹口气：“怎么会这样子呢，我一直觉得你们很好的。一开始他领你回来，我还觉得你长得太过于好看不喜欢你，后来我又觉得你好看也好，外头的比不过你他自然就不会往外看，谁知道会变成这样。”

她爱怜的摸了摸陈洛初的脸：“阿姨现在是真的挺喜欢你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”

陈洛初不确定她这是不是想去找温湑麻烦的意思，说：“阿姨，真没关系，姜钰是真心挺喜欢外面那个姑娘，别到时候弄得你们关系不好，他记恨你。您要是觉得对不起我，另外给我介绍一个就行。”

姜母可没法把她给介绍出去，而且姜国山说一不二的性子，也是绝对认定了陈洛初的。

她从储物柜里面拎出来一个医药箱，“今天估计伤得挺严重的，就非要因为一个女人跟他爸倔。”

陈洛初没发表任何意见，只提着箱子上了楼。

姜钰的房间她以前来过无数回，他们第一次就在这个房间里，那会儿她被她姑父赶出来，姜钰就带着她回来了，然后在她洗澡的时候溜进了洗手间，她没有拒绝，事后她泪流满面，他把她整个人抱在怀里，把他的床和被子分给她，小心翼翼的替她把眼泪擦干净，沙哑的说：“洛初姐，你别哭，他们不要你我要的，我会一直对你好。”

007 过往与算计

陈洛初推开姜钰房间门的时候，他正在跟温湑打电话。

“脸有没有彻底消肿？我这边没事，我妈没有不喜欢你，改天就带你回来见她。”他耐心的哄着那边。

陈洛初一直等他讲完电话，他放下手机以后，整个人就变得冷漠了不少，尤其是无意一眼看见她时，那股冷漠到了极点，还有些许讽刺的意味。

“你妈让我来给你上药。”她说。

姜钰扫了她一眼，意味不明道：“你真的挺厉害的。”

陈洛初当然不会以为这是什么好话，她把药箱放在他身侧，想去看他背上的伤口，被他伸手挡住了。姜钰冷冷的挑着嘴角说：“不如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把我爸妈哄住的？我让我们家温湉来学一学。”

陈洛初冷淡的重复说：“阿姨让我来给你上药。”

“你让你那姑姑以后小心，她越想得到什么，以后越会失去什么。”

陈洛初皱了皱眉，“你要对陈氏动手？”

姜钰现在时没有这个本事的，只要姜国山掌权一天，他就不可能对陈氏造成什么威胁。但他早晚有接手姜家的一天。

他本来就不太喜欢陈家，原本的礼貌只是做给他母亲看的。真要动手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。

姜钰根本懒得跟她说话，甚至不再看她一眼，疏离的说：“药不需要你上，你人给我滚出去就行。”

陈洛初说：“那你自己上。”

“你最好让你姑姑去给我老婆道个歉。”

她正要走，闻言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趴在床上，这会儿她看见他背上的伤口了，红痕遍布，洗了澡也还有偶尔渗出的血珠。在此之前，他这个人从来都是养尊处优惯了的，养就一身细皮嫩肉，身上没有半点伤痕。

陈洛初突然就肯定姜国山是打错了算盘，姜钰这次绝对不会服软。

.

要陈英芝去道歉，显然不可能。

陈洛初想了想，说：“她确实不应该动手，但她不知道详情，以为是你出轨了，责任并不全然在她。”

姜钰有些心不在焉：“确实有一半责任在于你我的隐瞒，可我老婆有什么错？”

她哑口无言，没有再跟他争辩。

姜钰又说：“你以为你那姑姑对你有几分真心，还不是为了利用你，别以为你改了陈姓进了陈家，就真是陈家大小姐了。”

陈洛初的手用力的握了握，平静的说：“我从来没这么以为过。”

“是么？”他没什么含义的笑了笑，“以前只要有女的来跟我搭讪，你不都亮出陈小姐这张底牌么。陈家这个背景确实好

用，屡试不爽是不是？”

陈洛初看着他，有些心冷。

女人只有在没安全感的时候，才会用自己都不确定的优势，来保证自己的地位。

那会儿他身边女人缘实在是太好了，她是长得好看，却比不上别人跟他有同样的爱好，比不上别人跟他有共同话题，也比不上别人会玩，所以她才会尽量陪他玩得开一些，又在其他女人面前抬出自己的身份。

结果强迫自己玩得开，他觉得她天生就浪。

她抬出“陈家小姐”的身份，他觉得她自以为高人一等爱慕虚荣。

其实她只是自卑，觉得自己没什么优点，看到什么女人跟他走得近都害怕。

008 极端

陈洛初从小到大，其实受过不少委屈，大部分都能做到不当回事，这会儿心里却酸涩，但她不是矫情的人，很快就调整了情绪，神色跟语气都没有什么变化：“我先走了。”

姜国山还在楼下骂骂咧咧，看她下来，瞬间明白她上楼干什么去了，冷哼一声：“他都这么对你，你还去管他死活做什么？疼死他也是活该。”

又转头看姜母，语气不悦，“他这没责任感的性子，都是你给惯的。”

姜母在旁边不吱声，平常她敢和姜国山吵，但是在这种事情上，她一句话都不敢多说。连她自己都知道，她对姜钰是过于宠了。

陈洛初笑着调节气氛，说起自己工作的事情。

陈洛初本来想着身体恢复没多久，做一段时间销售算了，业绩找朋友拉拉倒也不累。不过她又通过了大学辅导员的面试，还是选择去大学。

姜国山对她向来是比较关心，道：“要是哪里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你尽管跟叔叔提。只要能解决的，叔叔一定尽力给你解决了。”

陈洛初道了谢。

“絮絮，你跟叔叔聊聊外面那个女人吧。”姜国山道，“改天叔叔让你姜阿姨去跟她见个面。”

这话说的其实是相当的直接了，就差没直接说要出去找温湫麻烦。

像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偶尔也会有在外面遇到真爱的时候，有的碰上点手段厉害的，被迷得晕头转向恨不得把人娶回家，只要家里父母不同意，总有让人分开的办法。

陈洛初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有声音从楼上传了下来：“您问她做什么，您要是想知道，不如直接来问我。”

她微微抬头，就看见姜钰站在楼梯口，脸上写满了火气，还有几分嘲弄。

他的视线跟她对视了那么几秒，就转到了姜国山身上，没什么语气的说：“您何必跟一个小姑娘过不去，我就再跟您说一遍，我这辈子娶定温恬了。如果不是她，那我就当光棍，您这辈子都别想要孙子了。”

“你——”姜国山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情绪又重新激动起来，姜母赶紧在旁边给他顺背，她瞪着他，“你少说两句。”

“行啊。”姜钰扯了扯嘴角，从楼梯上走下来，径自往外走。

姜母皱眉道：“这么晚了你去哪？”

“当然是去陪我老婆。”

姜国山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：“今天你要是敢踏出这个家门一步，以后就不用回来了！”

姜钰没说话，看了眼陈洛初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那一眼轻飘飘的，却是在责怪她的挑拨离间，在控诉她是罪魁祸首。把厌恶、不屑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种无声的冤枉比直接骂人还要伤人。+

也是这一眼之后，陈洛初就有些浑浑噩噩的，她的耳边只有姜母不停的喊姜钰的名字，叫他别走。姜国山也死死的盯着门口，可是出去的人再也没有回来。

.

陈洛初回了陈家，没心思跟姜母交流，沉默的躺在了床上。

这天晚上，她做了一个梦。

梦里的场景是她跳楼那会儿，可是跳楼的人却是温湑。她一跃而下，倒在血泊之中，而她就站在楼上俯看她，第一反应不是给她叫救护车，而是在想自己当时是不是也是这副吓人的画面。

看着看着，突然就有人从后面掐住她的脖子，她回头看，姜钰双眼通红，说：“是你害死了她。”

陈洛初挣扎着想解释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，只有眼泪不停的往下流。

“你怎么能活着，你也该死。”他的脸上出现几分恨意，松开手，推了她一把。

陈洛初只感觉到自己簌簌往下掉，这种感觉清晰无比，她经历过，知道十几秒以后的结果是什么，害怕的朝楼上只看得出一个虚影的男人伸手。

她不想死。

梦里他是万能的救世主，把血泊里的温湑给救活了。

救世主却并没有朝她伸出手，反而凉凉的看着她，送她一句：
“你是罪有应得。”

第二天，陈洛初就病倒了。

她身体不太好，偶尔穿少一点，就得在床上躺个几天。

陈洛初这回是发烧，低低的烧，就算退不下去。烧得她满脸发红，体重也一连降了好几斤。

陈英芝烦的要命，不仅陈洛初生病让她烦，还有这几天公司的事情也让她生不出什么好心情，听他老公说姜钰是处处跟陈氏作对，生意被搅黄了好几单。

原本她觉得姜钰自己开的公司不算大，应该构不成什么威胁，谁知道他居然还真这么有本事。

至于姜钰这么对陈家的原因，她心里也知道答案，无非是因为温湑。他暂时眼里就只有那个小狐狸精呢。

陈英芝尽心尽力的照顾着陈洛初，一直到第三天，她的烧才彻底退了下去。

姜母也是在她身体好的差不多了以后来看她，这回居然闭口不提姜钰的事情。

她只跟陈英芝聊了几句姜钰最近的情况。

偏偏陈英芝是一个不会瞒着陈洛初的人，转头就把姜母跟她聊的事情转述给了陈洛初：“你姜阿姨说，你于叔叔已经断了姜钰所有的资金来源。”

陈洛初没发表任何意见，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。

“爱情扛不过柴米油盐，到时候没钱了，他在外头绝对待不住。”不过陈英芝不知道姜钰什么心理，“我就是搞不明白，明明他最近不好过，居然还要一个劲儿给咱们陈氏使绊子。”

按照道理来说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姜钰当下应该做的，应该是在姜国山断了他的资金链以后，好好运营公司度过难关，而跟陈氏斗气不过是自损八百罢了。要替那小狐狸精出气，现绝对不是时候。

陈洛初一直到听到“陈氏”两个字，表情才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：“他想逼你去给温湫道歉。”



原作者姓名：三慕里（已授权）

原出处：微信公众号【迟兰文苑】（已授权）

原文链接：

